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

本傳
年譜
墓誌銘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何循

謄錄監生臣楊毓楙

御製蘇軾御書頌論

蘇軾此頌蓋因仁宗為太子時書賜張士遜而作也其文其書固美而其事則有大謬者是以叙而論之

夫太子者儲貳之君易所謂潛龍勿用也茲公然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夫日新其德猶可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則真天子也將置其父于何地且仁宗固為天子矣士遜亦為丞相矣即位之後書以賜之則可未即位不可為此言亦不當存此心也夫蘇軾固

通古今達時務之人幸其時無江充李林甫之流設有之則太子危矣尚何德之可頌而軾乃頌之乎然考仁宗以十二歲即位則在東宮時甫十歲十一之間亦不能知此文義書以賜人若果知此文義出於自為則是志大言侈昧勿用之理更為不當其即位之後必大有更張見長之事仁宗無之也蓋仁宗不過溫柔忠厚之人亦不能為此予以為此事出於士遜之偽為欲以榮曜炫世彼固依違曹利用之流耳但考軾為此頌乃因

士遜之曾孫欽臣之請作於元豐七年去仁宗時六十餘年矣其真其偽皆不可知抑亦如昌黎諛墓之為乎是以君子立言不可不慎也

通ノ目ノ

街製文

御製讀蘇軾范增論

蘇軾著范增論而引史記之言曰漢用陳平計間陳楚君臣云云夫軾達理識時務之人也陳平他計固多竒茲不具論若夫始進太牢繼持去以惡食進以為待亞父項王使者厚薄之異此直誑嬰兒稚子之為而謂項王即信之以疑范增有是理乎夫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軾固言之矣豈不以疑增之本伏於是哉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又痛快言之

此非達理識時務之人不能及此則引陳平之事軾將
信之乎抑不信之而漫舉以申已說乎夫不合理之事
則申已說以斥其非可也而軾也猶為兩可之說於其
間則學不如軾而為史遷所誤者益不足怪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東坡全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宋蘇軾撰軾有易傳已著錄蘇轍作軾墓誌稱軾所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並同而別增應

詔集十卷合為一編即世所稱東坡七集者是也宋史藝文志則載前後集七十卷卷數與墓誌不合而又別出奏議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詞一卷南省說書一卷別集四十六卷黃州集二卷續集二卷北歸集六卷儋耳手澤一卷名目頗為叢碎今考軾集在宋世原非一本邵博聞見後錄稱京師印本東坡集軾自校其中香醪字誤者不更見于他書

殆燬于靖康之亂陳振孫所稱有杭本蜀本
又有軾曾孫嶠所刊建安本又有麻沙書坊
大全集本又有張某所刊吉州本蜀本建安
本無應詔集麻沙本吉州本兼載志林雜說
之類不加考訂而陳鵠者舊續聞則稱姑胥
居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序又絕少舛謬極可
賞是當時以蘇州本為最善而今亦無存葉
盛水東日記又云邵復儒家有細字小本東

坡大全文集松江東日和尚所藏有大本東坡集又有小字大本東坡集盛所見皆宋代舊刻而其錯互已如此觀捫蝨新話稱葉嘉傳乃其邑人陳元規作和賀方回青玉案詞乃華亭姚晉作集中如睡鄉醉鄉記鄙俚淺近決非坡作今書肆往往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知禁云云則軾集風行海內傳刻日多而紊亂愈甚固其所矣然傳本雖夥其

體例大要有二一為分集編訂者乃因軾原本原目而後人稍增益之即陳振孫所云杭本當軾無恙之時已行于世者至明代江西刊本猶然而重刻久絕其一為分類合編者疑即始于居世英本宋時所謂大全集者類用此例迺明而傳刻尤多有七十五卷者號東坡先生全集載文不載詩漏畧尤甚有一百十四卷者號蘇文忠全集板稍工而編輯

無法此本乃

國朝蔡士英所刊蓋亦據舊刻重訂世所通行
今故用著錄集首舊有年譜一卷乃宋南海
王宗稷所編邵長蘅查慎行補註軾詩稱其
于作詩歲月編次多誤以原本所有今並存
焉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東坡全集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與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謚文忠蘇軾

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
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
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干景萬狀可
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
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
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亶亶忘
倦常寘左右以為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
作贊曰

維古文章言必已出綴詞緝句文之姦賊手抉雲漢幹
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
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
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
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竒韓柳雅健前
哲典型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描以
聲詩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

宋贈蘇文忠公太師勅文

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覲尚簡策之可求揭為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迺陳長治之策歎

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翰造化不可奪者堯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闡而章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衮衣之命可持贈太師餘如故

東坡全集凡例

一長公全集舊惟江西京本二刻行世其間魯魚亥豕之訛互有短長今酌其善者從之其他意義深遠不可強通者並存其舊以示闕疑之意

一江西本舊作前後續奏議應詔內外制六集既非編年殊乖類聚今並細為分類以便覽者云

一詩不細類者以集中有一題而衆體悉具者析之恐失當日作者之意故不細類

一舊本脫謬如十八阿羅漢贊頌強半雷同子石硯
銘有序不錄其間數行之誤句字之訛不可枚舉
今並多方參訂以求其當

一世本所傳武王秦始皇帝伍子胥范蠡等論原屬
志林中論古十三條甚有一條而割作二論者今
皆改正又有原屬記而強作碑原屬碑而強作記
者今並細詳其體以正其謬

一今刻較之舊本所增不啻十之二第長公生平所

作甚富海外之文當時已不能盡收何況今日耳目之外所遺應多博雅君子幸不吝教助成續刻亦千古之快事也

一長公家藏未刻者尚有易解書傳論語解烏臺詩案指掌輿地圖說以其自為種類故俱俟續刻

東坡全集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軾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

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真第
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
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
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
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
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
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闕中
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柅自渭入河經

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
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
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
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
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
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
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
如何琦日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

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
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
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
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
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塋姑後官
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
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
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

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為力慶厯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廢

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
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
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
益於時則與慶厯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
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
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
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
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

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
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彌
封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
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
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
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
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
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

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
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
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
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
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
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
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
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

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翫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

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
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
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
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
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
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
何恤於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
捐網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

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則
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
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
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
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
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
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
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

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為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

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

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

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
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
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從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
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
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
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
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

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
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
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
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
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
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
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

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

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
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
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
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
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
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
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
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

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
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
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
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
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
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
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賊發安撫司遣
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

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

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
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水岸
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潮州上表以謝又以事
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
亶何正言撫其表語並媒孽所為詩以為訛謗逮赴臺
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
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
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為當路者沮之

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
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
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
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
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
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
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
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

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台為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

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生法正
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
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惇以為
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
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
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
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
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

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使戶產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

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恚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

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
啟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
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
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
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
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
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
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

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

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
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
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
勅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
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
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
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
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

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千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洶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

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牖以為
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
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
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
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
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
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
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

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
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
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
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
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
之彼庸僧猾商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
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十州費二萬
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

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

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厯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台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

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

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因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

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
哲宗親祀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
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
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
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
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
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
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

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諫臺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成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

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
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
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
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
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
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
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
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

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
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
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
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
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
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
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為奏光祖懼而出訖事
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

久和邊軍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為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

人運覽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時
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廬州改舒州團練副
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
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
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舉弟轍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
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
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
之其體渾潤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

晚讀易作易傳未完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
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
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
人如黃廷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
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為舉子至出入侍
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謹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
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
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又以其文真左右

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
遂崇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邁駕部
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
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
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水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
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
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

軾卒於常州過塋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
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
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
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
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
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
也七子篇籍節笈篋遂簡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厯聖德詩至蜀

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顏頤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罷識之閔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

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
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
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
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
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
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
為軾哉

東坡全集本傳

東坡先生墓誌銘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
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
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
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
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
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塋我嵩山下子為我銘轍
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

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
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
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
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
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
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
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

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
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
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
忠門下士也乃真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
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
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
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
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

粲然時以為難比答制策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
鳳翔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
老吏畏伏闕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歧下歲以南山
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
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
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
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乃言於府
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

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即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且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

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
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
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
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
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
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
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
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

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
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
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
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
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
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吏民畏愛
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

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
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
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
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
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
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二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
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
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

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
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
之滙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
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
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
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
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
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

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
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
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
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
至今思焉從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擿其語以為謗
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
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
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

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
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
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
士三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
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
書自言有饑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
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
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為禮部郎中公舊

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子厚以為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

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
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即卒不
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
延和即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
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
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
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
執役之苦行法者不揭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

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

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所論說輒肯首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為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

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勅置獄

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
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
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
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
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
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
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
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

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
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
饑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
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糴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
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
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
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
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

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
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于江潮潮渾濁多淤河
行闌闌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
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
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間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
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
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
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

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
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湖
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
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
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抗僧有淨源者舊
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
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
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

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
久不入貢失賜子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
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甚薄蓋可見
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
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猶
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
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
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

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北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
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中
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
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
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岸不
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
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凌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
運河以避浮山之嶮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

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
水渚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
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
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
行無陸挽者自慶厯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
塞江路故今二吳多水欲鑿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
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
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

旨復侍迺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

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
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
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
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此當
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
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
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
格推賞不及公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

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

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
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
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
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
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效八
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
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汙甚者
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

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卒史復以
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
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
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
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
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
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人久和遣兵不試臨事有
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

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
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公
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
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為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
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
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
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瘡癘所侵蠻蜚所
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

界之藥殞斃者納之窀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甃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

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
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
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
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
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
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
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
孫男六人箠符箕籥筌壽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

邾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

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
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
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
撫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
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
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
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
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

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藥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

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
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
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為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
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
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
繼如已斷絃百世之後豈其無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
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于南而不同歸天實為之莫
知我哀

東坡先生年譜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生於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按先生送沈
達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又有贈長蘆長老詩云與
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按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
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
蝎為身宮而僕以磨蝎為命若以磨蝎為命推之則
為卯時生議者以先生十二月為辛丑十九日為癸

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
刑晚年多難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是年先生七歲已知讀書按先生上韓魏公梅直講
書云自七八歲知讀書又按先生長短句集洞仙歌
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能知
孟昶宮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先生云某七八歲時
常夢游陝右

三年癸未

是年先生八歲入小學按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
道士張易簡為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又按先生

作范文正文文集序云慶厯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
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厯聖德詩示鄉先生某
從旁竊觀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
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
不可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

太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
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為滂
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
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
按大全集載東坡少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
蘇曾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
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虿之語老
蘇愛此論年少所作故不傳又按趙德麟所編侯鯖

年譜
錄云東坡年十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名赴
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
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
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先生年十二按先生所作天石硯銘曰某年十二時
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為戲得異石

鏗然扣之有聲又按先生作鍾子翼哀詞云某年十
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又按先生與曾子固書云祖
父之沒某年十二矣

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先生年十七按長短句滿庭芳序云余年十七始與
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州青神王方女按先生作王氏
墓誌云生十有六歲而歸于某至治平二年王氏卒
年二十有七以王氏年數考之則甲午年歸于先生
明矣

二年乙未

是歲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按先生作樂全
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一見待
以國士有晁美叔是年求交於先生按送美叔詩云
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若有
求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按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

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不可而出次於逆旅又有寫老蘇送石舍人序

二年丁酉

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館于興國寺浴室院按先生作興國六祖畫贊云余嘉祐初舉進士館于興國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真先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

試章衡榜中進士乙科始見知於歐陽公及韓魏公
富鄭公皆待以國士又按先生作太息一篇送秦少
章歸京云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
吾文且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是時士以剽裂為
文訛公者成市又有上韓太尉書云某年二十有二
矣及有上梅直講書是年先生登第之後四月丁太
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按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
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又按老蘇寄

文忠公書云一子不免丁憂今已到家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

是歲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行適楚
按先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
事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
之文皆在焉謂之南行集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有新渠
詩其序云庚子正月子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之陂
疏名渠為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

六年辛丑

是年先生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應制科上
兩制書及上富丞相書又有謝應中制科啟授大理
評事鳳翔府簽判按先生有感舊詩序云嘉祐中子
與子由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子由年二

十三耳是年十二月赴鳳翔任與子由別馬上賦詩
到任有石鼓詩云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
叟又有鳳翔八觀及鳳鳴驛記

七年壬寅

先生年二十七官于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往屬外
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又有壬寅重九不預會遊
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及按志林有論太白山舊
封公爵為文記之是歲嘉祐七年也又有記歲暮鄉

俗三首以子由和守歲詩考之云顧兔追龍蛇子由
注云是歲壬寅乃知記歲暮鄉俗三詩作于壬寅歲
矣

八年癸卯

先生年二十八官于鳳翔作詩治論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年二十九官于鳳翔

二年乙巳

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皇帝在藩邸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台試秘閣皆入三等得直史館是年通義郡君王氏卒於京師三年丙午

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扶護歸蜀按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誌云明允太常因革禮書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

戊申也又按張安道作老蘇文安先生墓表云太常禮書成未報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也英宗皇帝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于蜀

四年丁未

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中以八月壬辰葬老蘇於眉州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按四菩薩閣記云載四菩薩版

以歸既免喪嘗與往來浮屠人勸某為先君捨施為
大閣以藏之作記乃熙寧元年十月

二年己酉

先生年三十四還朝監官告院按烏臺詩話云熙寧
二年某在京授差遣與王詵寫詩賦及蓮華經

三年庚戌

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詩其序云熙
寧三年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賦詩餞

之又有送錢藻知婺州詩分韻得英字送曾子固倅
越詩分韻得燕字烏臺詩話云舊例館閣補外同舍
餞送必分韻又有寄劉貢甫詩是年范景仁嘗舉先
生充諫官

四年辛亥

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王荆公
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先生獻三言荆
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燈疏御史

知雜事誣告先生過失未嘗一言以自辯乞外任避
之除通判杭州有赴任過揚州與劉貢甫孫巨源劉
莘老相聚數月用逐人字作詩十一月到任有初到
杭州寄子由兩絕除夕先生以通判職事直都廳日
暮返舍題一詩于壁

五年壬子

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是歲有牡丹記其序
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

吉祥寺是年科場先生監試有呈試官詩及試院煎
茶詩催試官考較戲作八月十七日登望湖樓是日
榜出與試官兩人復留有五絕句又有送杭州進士
詩序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
乙酉宴于中和堂作是詩以勉之十二日運司差先
生往湖州相度堤埧利害與湖州太守孫莘老相見
有贈莘老七絕及作山村五絕是歲又作送杜子方
詩及臘月遊孤山訪惠勤惠恩二僧有詩

六年癸丑

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有八月十五觀湖詩
寫于安濟亭上及作仁宗皇帝飛白記其畧云熙寧
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安簡王公子誨出所賜公端敏
二字又有作錢塘六井記其畧云熙寧五年太守陳
公述古至問民之利病明年春六井畢修故詳其語
以告後人運司又差先生往潤州道出秀州錢安道
送茶和詩是歲有次韻章傳道詩和劉貢甫秦字韻

詩寄劉道原詩及和陳述古冬日牡丹詩四絕又有
題贈法惠師小童思聰

七年甲寅

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正月遊風水洞推官
李泌先行三日留風水洞相待有詩題壁是年納侍
妾朝雲墓誌云朝雲姓王氏錢塘人事先生二十有
三年紹聖三年卒于惠州年三十四以歲月考之熙
寧之甲寅至紹聖之丙子恰二十三年乃知納朝雲

在是年明矣朝雲年三十四是為癸卯生來事先生
方十二云先生以子由在濟南求為東州守按子由
超然臺賦序云子瞻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
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
密州之命按先生作勤上人詩集序云熙寧七年余
自錢塘赴高密又按先生辛未別天竺觀音詩序云
余昔通守錢塘移莅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南北
山道友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按先生記遊松江說

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
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
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
天下作定風波令及道過常州為錢公輔作哀辭及
有與段屯田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
斜時還為昔人嘆是年又作鳧繹先生文集序又有
師子屏風贊云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
微畫師子版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是年先

生在潤州道上過除夜則師子贊必在是年矣又有潤州道上過除夜詩兩絕

八年乙卯

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其到郡二十餘日矣又論密州鹽稅又作後杞菊賦其序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厨索然按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矣是年有送劉孝叔吏部詩及和李公擇來字韻詩及常山祈雨感

應立雩泉

九年丙辰

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秦篆記云熙寧九年
丙辰蜀人蘇某等守高密是年中秋歡飲達旦作水
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薄酒二章又寫超然臺記寄
李清臣又祭常山神文書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及
作山堂銘作表忠觀碑

十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乃知是丁巳自密改東徐又與子由相會於澶濮之間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子由有兩絕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韓

幹畫馬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及送范蜀公往西京
詩又有和子由水調歌頭詞及有與王定國顏長道
泛舟詩有回頭四十二年非之句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二十
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是年
三月始識王迴子高聞與仙人周瑤英遊作芙蓉城
詩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

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
獎諭勅記併刻諸石為熙寧防河錄云迺即徐州城
之東門為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實勝水
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
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又有中秋月三首云
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先生注云中秋有月凡六
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去歲之會乃逍遙堂和
詩之時也又有九日黃樓作古詩一首云去年重陽

不可說南城夜半千謳發之句以去年九月大水未
退故有是語又作放鶴亭記滕縣公堂記鹿鳴燕詩
序和魯直古風二首及次韻潛師放魚和舒堯文祈
雪詩祭文與可及作石炭詩又作日喻一篇

二年己未

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正月己亥同畢仲孫舒煥
八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琴先
生有記按玉局文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

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
杏花下三月自徐州移知湖州按先生作張氏園亭
記云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記
乃三月二十七日所作乃知三月移湖州明矣是年
以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作送通教大師還杭州
序及為章質夫作思堂記王定國作三槐堂記跋歐
陽文忠公家書後在湖州王子立子敏皆從先生作
子立墓誌云子立子敏皆從余學於吳興學道日進

東南之士稱之有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遠城觀荷
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又
有泛舟城西會者五人分韻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又
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其末云元豐二年七月
七日子在湖州曝書見畫廢卷而哭失聲是歲言事
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為謗七月二十八日中
使皇甫遵到湖追攝按子立墓誌云子得罪於吳興
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子出郊曰死生

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子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中有寄子由詩二首及賦榆槐竹栢四詩又有十二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吏以某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欲泣

則不敢作挽詩二首已而獄具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由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酒官出獄再次寄子由二詩韻有百日歸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月坐獄至是踰百日矣

三年庚申

先生年四十五責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先生有古詩有便為齊安民

之句又與文逸民飲別携手河堤上作詩與子由別
乃正月十有四日也至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有次
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
任役字師中眉州人嘗倅黃州卜居新息先生以詩
示之又有過淮詩游淨居寺詩至岐亭訪故人陳慥
季常為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
州寓居定惠院有初到黃州詩按先生別王文甫子
辨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家在南都獨

與兒子邁來是年五月子由來齊安先生有詩迎之
又有曉至巴河迎子由詩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
寒溪寺有古詩一首定惠顯師為先生竹下開嘯軒
作詩記其事又作五禽言又有定惠寺寓居月夜偶
出詩云去年花落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
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懷在徐州與張師厚
王子立子敏飲酒杏花下時也定惠有海棠一株土
人不知其貴先生作詩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

人在幽谷之句接近日黃州東坡圖云先生寓居定
惠未久以是春遷臨臯亭乃舊日之回車院也又有
遷居臨臯亭詩先生就臨臯亭立南堂有詩五絕又
有讀戰國策及作石芝詩先生是歲又有答秦太虛
書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士堂冬至後坐四十九日先
生乳母王氏八月卒于臨臯亭按先生上文潞公書
云到黃州無所用心覃思易論語若有所得由是言
之先生到黃定居之後即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必

始於是歲矣

四年辛酉

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臬亭正月往岐亭訪
陳季常以岐亭五首考之云元豐三年正月岐亭為
留五日明年正月復往見之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
有二寸有鑑銘云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
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是年先生
請故營地之東名之以東坡考東坡八首序云余至

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子乏食於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蓋先生庚申來黃至辛酉為二年矣以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始築雪堂以贈孔毅甫詩觀之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草蓋雪堂則雪堂作於壬戌歲明矣又有中秋日飲酒江亭上有贈鄭君求字及記游松江說聞捷說按大全集雜說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遠來飲酒樂甚以識一時盛事又有冬至贈安節詩云平生幾

冬至少小如昨日又有與安節夜坐賦繁字韻詩三首及正月過岐亭作應夢羅漢記

五年壬戌

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問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

之試以東坡圖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
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巢元
脩菜何氏蕘橘種杭稌蒔棗栗有松期為可斷種麥
以為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
為雪堂之勝景云耳以長短句擬斜川觀之元豐壬
戌之春子躬耕東坡築雪堂以居之南挹四望亭之
後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遊也作
江城子詞是年三月先生以事至蘄水觀悼徐德占

詩序云元豐五年三月余以事至蘄水德占惠然見
訪又有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
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游蘄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詞
又作寒食詩二首云自我來黃州已見三寒食先生
庚申二月來黃至是三寒食矣太守徐君猷分新火
先生有詩謝之有臨臯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
火之句七月遊赤壁有赤壁賦云壬戌之秋七月既
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十月又遊之有後

赤壁賦以東坡圖考之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
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臬則壬戌之冬未遷而先生以
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年餘由是推之先生自
臨臬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明矣又有和孔毅
甫久旱已其雨二首云去年太歲空在酉乃知指去
年辛酉而言之也又按長短句有飲王文甫家集古
句作墨竹定風波及夢扁舟望樓霞作鼓笛慢及記
單驤孫兆事迹作怪石供及重九作醉蓬萊示黃守

徐君猷有羈旅三年之句先生庚申來黃至是恰三年矣

六年癸亥

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為通判孟亨之跋子由君子泉銘及有題唐林父筆文閏八月有詩與武昌主簿吳亮工又有記承天夜遊云十月十二夜至承天寺尋張懷民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蓋竹栢影也及作一絕送曹煥往筠州序云明年

余過圓通始得其詳先生甲子歲自黃之江遊廬山
則送曹煥詩必在是年矣又夢中作祭春牛文云元
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請
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

七年甲子

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
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庵題名又有記定惠寺海棠
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

序云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詞中有坐見黃州再閨之句按東坡圖云郡人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多從先生游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於慈湖陳季常獨至九江既到江州和李太白潯陽官詩其序云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因游廬山有記游

廬山說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欲見應接
不暇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曰蘇子瞻來矣不
覺作一絕入開先寺主僧求詩作瀑布一絕往來十
餘日作漱玉亭三峽橋詩與總老同遊西林有贈總
老及題西林壁皆絕句也又有寫寶蓋頌與僊長老
其序云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
宿馬明日先君忌日寫寶蓋頌以贈長老僊公蓋先
生端午已在筠州計程必作宮師忌日之後即為高

安之行矣途中又有題李公擇山房及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有古詩一首按跋李志中文云元豐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州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以冷齋夜話考之子由在筠州雲庵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追繹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常夢其身是僧

往來陝右雲庵驚曰戒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來遊
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四十九矣
又以先生古詩考之有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詩及
將至筠州先寄遲适遠三猶子詩端午遊真如寺及
別子由三首在筠州為留十日又有初別子由至奉
新作皆先生筠州之作也七月過金陵有與葉致遠
唱和詩途中又有送沈達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
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

南行輕萬里逼歲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雍熙塔
下作如夢令兩闕又作滿庭芳與劉元達序云余年
十七與仲達往來於眉山四十九相逢於泗上晦日
同遊南山話舊感嘆又有跋李志中文天石硯銘又
作水龍吟及有謝黃師是除夜送酥酒詩先生上表
乞於常州居住其畧云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
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又考騾馱鐸試筆云正
月四日離泗州則是除夜在泗州明矣

八年乙丑

先生年五十按大全集雜說騾馱鐸試筆云今日離
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乃正月四日書及到南
京有放歸陽羨之命遂居常州五月內復朝奉郎知
登州再過密州有贈太守霍翔詩云十年不赴竹馬
約蓋先生丁巳歲去密至是以成數為十年矣過海
州嘆高麗館壯麗作一絕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官召
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又有別登

州舉人詩有嫌五日忽忽守之句又有贈杜介詩及
題楞伽跋多寶院文又有題登州蓬萊閣及跋起居
錢公文後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賜銀緋尋除
中書舍人按志林云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復遷
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年有法雲寺鐘銘又作真相院
釋迦舍利塔銘及作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

又有內中告遷神御於添脩殿奉安祝文及奉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祈雪祝文五嶽四瀆祈雪祝文及任中書舍人日舉江寧府司理周種克學官及除內翰又有舉魯直自代狀

二年丁卯

先生年五十二為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書石舍人北使序後及有與喬同寄賀君詩其序云元祐二年全來京師十數日子留之不可又有二月八日朝退

起居院感申公故事作一絕又有書子由日本扇後
及作祭王宜甫文又作興國寺六祖畫贊至嘉祐初
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
人彭器資亦館於是余往見之按先生嘉祐丁酉舉
進士至元祐丁卯恰三十一年矣是年又作西京應
天院脩神御畢告遷諸神祝文及奉安神宗皇帝神
御祝文及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五嶽四瀆祈雨祝文天地宗廟社稷祈雨祝文景靈

宮天興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

三年戊辰

先生年五十三任翰林學士有和子由元日省宿致齋有白髮蒼顏五十三之句是年省試先生知貢舉開院日有與李方叔詩序云僕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得第愧甚作詩謝之又和錢穆父雪中見及有行避門生時小飲之句又充館伴北使按先生與陳傳道書云某頃伴北使頗能誦某文

乃知先生高文大冊傳播中外又豈止及於鷄林行
賈而已哉是年作呂大防范純仁左右相制端午帖
子詞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及作西路闕雨祈雨
祝文按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
十一日與魯直蔡天啓會于伯時舍錄鬼仙詩文有
議論作詩付過又有論樂等說及與王晉卿論雪堂
義墨及為文驥作字說又十二月二十一日立延和
殿中論盛度誥詞

四年己巳

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有東太一宮脩殿告卜
神太一真君祝文三月內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宣仁心善先生辯蔡
持正之謗出郊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
先生以七月三日到杭州任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
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以先生去杭州十六年故
有是語爾到任有謁文宣王廟祝文云昔自太史通

守是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又有謁諸廟祝文先生
之帥杭也贊林子中先生有和子中詩有江邊遺愛
啼班白之句是年過吳興又作定風波為六客詞作
范文正文集序及跋邢惇夫賦書米元章又有已
已重九和蘇伯固點絳唇是歲子由使契丹先生有
詩送之有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之句
先生出牧餘杭子由代先生為學士

五年庚午

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有論西湖狀及論高麗公
案有謝元祐五年歷日表有與劉景文蘇伯固遊七
寶寺題竹上絕句又有庚午重九點絳唇十月二十
六日與晦老全翁元之敦夫遊南屏寺記點茶試墨
說十二月遊小靈隱聽林道人彈琴及有乞僧子珪
師號狀除夜有和熙寧中題都廳詩序云熙寧中某
通守此邦除夜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年矣蓋熙寧辛
亥至元祐庚午恰二十年是年又有書朱象先畫後

及問淵明說

六年辛未

先生年五十六在杭州任被召按先生作別天竺觀音三絕序云以三月九日被旨赴闕又按先生作參寥泉銘云予以寒食去郡又上元作會有獻剪綵花者作浣溪沙寄素公濟先生之去杭也林子中復來替先生是以先生與子中啟有適相先後之說過潤州作臨江仙別張秉道既到京師除翰林承旨復侍

邇英按子由所作頴濱遺老傳云先生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元不遑安乞寢臣新命與兄同備從官不報六月作上清儲祥宮碑其畧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某上清儲祥宮成當書之石臣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先生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乃益舊擬作衣帶馬表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數月以弟嫌請郡復以舊職

知潁州按先生懷舊別子由詩云元祐六年子自杭
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子年五
十六矣到任有謁文宣王及諸廟文有祭歐陽文忠
文及有到潁未幾公帑已竭齋厨索然戲作數句按
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六年冬汝陰久雪人饑一日
天未明東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潁人
之饑欲出百餘千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
陳見傳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

法某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
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
民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數十萬秤依元價賣
之可濟中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久賑濟奏
陳履常有詩先生次韻有可憐擾擾雪中人之句為
是故也由此觀之先生善政救民之饑真得循吏之
體矣又有聚星堂雪詩祭辯才文跋張乖崖文後及
志林載夢中論左傳說及論子厚瓶賦又有十二月

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道人問真說是年潁
州災傷先生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瀆從之
七年壬申

先生年五十七在潁州任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
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
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慘悽
春月令人和悅何如名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
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與

二歐飲先生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只
與離人照斷腸之句已而改知揚州先生之在穎也
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幾有維揚之命三月十六日
湖成德麟有詩見懷先生次韻又再和之及作雙石
詩示僚友按冷齋夜話云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
一日石塔長老求解院歸西湖坡與僚佐袖中出疏
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有為東坡而少留之句已而以
兵部尚書召有台還至都門先寄子由詩有一味豐

年說淮頴之句復兼侍讀是年南郊先生為鹵簿使
尋遷禮部尚書遷端明侍讀學士有讀朱暉傳題文
潛語後及作醉翁操任兵部尚書日有薦趙德麟狀
八年癸酉

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讀二學士是年先生繼室
同安郡君王氏卒於京師按先生作西方阿彌陀贊
序云蘇某之妻王氏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
謹按先生初娶通義郡君王氏乃同安之堂姊也先生

祭王君錫丈人云某始婚姻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
闕莫遂惟公幼女嗣執爨篚由是推之通義為同安
之堂姊明矣但未能究先生再娶之歲月耳又有八
月二十七日建隆章淨館成一絕有坐待宮人畫詔
回之句復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雨
中作示子由云去年秋雨時我在廣陵歸今年中山
去白首歸無期蓋定州之除必在九月內矣到定州
任有祭韓魏公文書定州學生硯蓋作山中松醪賦

是年又作杜輿子師字說及論子方蟲有夢南軒語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兩職追一官知英州
有辭宣聖文行至滑州有乞舟行赴英州狀云帶家
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
軍出陸赴任未到任間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
安置過虔州有記真君籤說云八月二十一日過虔
州與王巖翁同謁祥符宮又有鬱孤臺游字韻詩與

霍守李倅更和數首又有初入贛作又有題天竺樂
天石刻余年幼時先君自虔州歸言天符有樂天詩
今四十七年矣蓋先生年十二老蘇歸自江南至是
恰四十七年矣是年以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嘉祐
寺有初到惠州詩當月十二日與幼子過同遊白水
佛迹浴於湯池有古詩又按長短句浣溪沙序云紹
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簿覃汲
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作此闕余家近釀酒

名曰萬家春時有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來訪先生留七十日而去至十一月有戲贈朝雲詩朝雲先生侍妾也又錄三十九歲潤州道上過除夜雨絕付過及有跋朱表臣藏文忠公帖又有與吳秀才書吳乃子野之子其書云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是年九月過廣州訪道士何德順又有記仙帖又作雪浪石盆銘又就嘉祐寺所居立思無邪齋有贊乃紹聖

元年十月二十日所作也

二年乙亥

先生年六十在惠州有惠州上元夜詩詩云去年中
山府老病亦宵興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以歲月
考之去年甲戌上元先生知定州今歲乙亥寓嘉祐
僧舍故有雲房寄山僧之句是年遷居于合江亭以
先生別王子直語觀之紹聖三年十月三日始至惠
州寓於嘉祐寺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

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乃知乙亥歲遷居合江樓明
矣仍有松江亭上賦梅花詩三首及有先生行年六
十化之句三月四日同太守詹範器之柯常林柞王
原賴仙芝同遊白水山又有與陳季常書云到惠州
將半年矣先生以去年十月三日到惠州三月恰半
年矣又有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
記外祖程公逸事又有朝斗記讀管幼安傳書魯直
跋遠景圖北齋校書圖後又有為幼子過書金光明

經後及付僧惠誠遊吳中代書及祭妹德化縣君文
有莖枯骨銘時詹守議莖暴骨先生詩有江干白骨
已銜恩之句

三年丙子

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淵明移居詩云余去
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去合江樓迨今一年得歸
善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居之營
白鶴新居始於是矣詩中乃有葺思無邪齋之句先

生甲戌寓居嘉祐寺已有思無邪齋贊矣乙亥遷合
江樓先有書程公逸事于星華館思無邪齋今丙子
欲營新居又曰葺思無邪齋雖三年之間遷居不常
意其思無邪齋之名亦隨寓而安矣當年惠州脩東
西新橋先生助以屏帶而子由亦以史夫人頌入內
所賜金錢數千為助及橋成日先生有詩落之乃有
嘆我捐腰屏及有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之句又
有墨秀道人來訪先生而先生題其詩卷云予在廣

陵墨秀作詩予和之後五年墨秀來惠州見予且先生以壬申知揚州至是恰五年矣時吳遠遊陸道士客於先生歲暮以無酒為嘆先生和淵明和張常侍詩云我年六十一顏景薄西山是年又有丙子重九詩二首及書東皋子傳後祭寶月大師文七月朝雲卒先生有詩悼之及作墓誌又於惠州栖禪寺大聖塔塋處作亭覆之名之六如亭又除夜前雨日與吳遠遊有記食芋說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丁丑二月

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計其營新居之棟宇必在丙子秋冬之交有白鶴峯上梁文

四年丁丑

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正月六日有題劉景文詩後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又按先生與張天和長官書云賤累閏月初可到又云承問賤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到此也又按先生丙子年與毛澤民書云長子授韶

州仁化令中冬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
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
以此考之先生長子自冬挈家至閏二月方到惠州
按和時運詩序長子邁與子別三年矣般挈諸孫萬
里遠來不能無欣然先生長子挈家必於丁丑閏二
月上旬到惠州明矣所謂二月十四日新居成必閏
二月也三月先生作三馬圖及作陸道士墓誌五月
先生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按志林云余自惠

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弔余曰
此固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誠一夕夢和尚來辭云
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
豈非前定乎遂寄家于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按子
由作先生追和淵明詩序云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真
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過海又至梧州寄子
由詩序云吾謫雷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
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至五月間果遇子由於藤州

有藤州城下夜起望月寄邵道士詩自藤出陸六月
與子由相別按先生和淵明移居詩序云丁丑歲余
謫海南子由亦謫雷州五月十一相遇於藤同行至
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雷州詩八首有行瓊州
僮耳肩輿坐睡中得句而遇清風急雨故作是詩有
古詩一首以七月十三日到僮州有僮州謝表按先
生夜夢詩序云七月十三日至僮州十餘日矣按子
由作先生墓誌云紹聖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

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
畚土運甃以助之為屋三間又按先生與程全父推
官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
茆又按先生與程儒書云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
勞費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云新
居在軍城南極湫隘以意測之先生居在軍城南鄰
於天慶觀以先生天慶觀乳泉賦考之吾索居僦耳
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先生又有枕柳庵銘云東

坡居士謫居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枕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是歲又過海得子由書律詩一首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有過子上元夜赴郡會守舍作違字韻詩及有讀晉書隱逸傳嶺南氣候說錄溫嶠問郭文語又於九月四日遊天慶觀有信道法智說是年吳子野來訪先生而先生以詩贈之其序云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因往西山叩羅浮道院宿于

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又有
記筮卦云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
心以周易筮之得渙六三又有記諸說云海南以諸
為糧幾米之十六今歲諸菜不熟以客舶方至市有
米也乃戊寅十月二十一日書又有戊寅十一月一
日記海漆說

二年己卯

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有己卯正月十三日錄廬全

杜子美詩遣懣是時久旱無雨陰翳未快至上元夜
老書生數人相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
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
然歸舍已三鼓矣歸錄其事為己卯夜書又有二月
望日書蒼耳說又有儋州詩二首有萬戶不禁酒三
年夷識翁之句先生丁丑來儋至是將三年矣是歲
閏九月有瓊州進士姜君弼唐佐自瓊州來儋耳從
先生學又有作墨說及題程全父詩卷後及有辟穀

說又有與姜唐佐簡云已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
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又有十月十五日與姜君簡
三年庚辰

先生年六十五歲在儋州人日聞黃河復作詩二首
至上元又和戊寅違字韻詩題後云戊寅上元余在
儋耳過子夜出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
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峯下過子并婦從余來此又有
五穀耗地說記唐村老人言及養黃中說姜君弼去

年閏九月自瓊州來從先生學三月還瓊州有跋姜君弼課策及有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說以贈姜君之行按子由樂城集有贈姜君詩序云子瞻嘗贈姜君弼兩句詩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為破天荒它日登科當為子足之必是行以遺之也五月大赦量移廉州安置且先生之在儋也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又且謙沖下士情及疎賤日與諸黎遊無間也嘗與軍使張中同訪黎

子雲欲醵錢作屋名之曰載酒堂矣又嘗上巳日尋
諸生皆出獨與老符秀才飲矣又嘗用過韻與諸生
冬至飲酒有愁顏解符老壽耳鬪吳公之句矣注云
符吳皆坐客必老符秀才與吳子野也又嘗以詩紀
春夢婆矣按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
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蓋哨遍也媿婦年七十
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為
春夢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

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
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是日復見老符秀才言此春
夢婆之實也凡此數事皆先生海外之逸事也雖三
年居儋耳未知在甚年中今附于庚辰之歲庶以備
觀閱云耳又有儋州與姜君弼書某已得合浦文字
又有與少游書自儋之瓊作峻靈王廟碑云元符三
年有詔徙廉州向西而辭六月過瓊州作惠通泉記
遂渡海有過海詩又有烏喙詩序云余來儋耳得犬

曰烏喙子遷合浦過澄邁洄而濟戲作是詩渡海到
廉州謝表有許承恩而內徙之句在廉州有廉州龍
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枝詩又有題少游學書乃云庚
辰八月二十四日書于合浦清樂軒及記蘇佛兒語
別廉守張左藏詩此皆在廉州所作之詩也又有瓶
笙詩序云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別東坡中
觴聞笙簫聲又有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廉守云公已
行矣志林未成草得書傳十三卷某留此過中秋或

至月末乃行作木柂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般家
至梧相會迨亦至惠矣是歲又有移永州之命按先
生謝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表云先自昌化貶所移廉
州又自廉州移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行至英州
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居住經由廣州
有將至廣州用過字韻寄迨邁二子詩時朱行中舍
人知廣州先生有簡與朱行中云欲服帽請見先令
咨稟廣州少留而行考先生題廣慶寺云東坡居士

渡海北還吳子野何崇道穎堂通三長老黃明達李
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餞至清遠峽同遊廣陵寺乃
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自此舟行清遠見顧秀才
談惠州之美遂作詩過英州拜玉局之除有何公橋
詩過韶州有次韻狄守李倅詩及作九成臺銘是年
過嶺作詩二首寄子由有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蓋
先生甲戌責惠州已而過海至是為七年矣次年正
月五日過南安軍計先生渡嶺必已歲除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年六十六度嶺北歸作南華長老題名記按題
中載石鐘山記云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日自南陵
還過南安軍舊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鐘山銘為題
其末乃知先生首正過南安必矣又有過嶺至南安
作一首正月到虔州有與錢濟明書云某已到虔州
二月十間方離此又和舊所作鬱孤臺詩有虔州士
人孫志舉從先生游先生有和遲韻贈志舉先輩云

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又有和志舉見贈云洒掃
古玉局香火通帝闈又用前韻謝崔次之見過云自
我遷嶺外七見槐火春及發虔州過吉州永和鎮清
都觀有謝道士自言丙子生求詩為賦一首及為作
贊并寫清都臺三字中途又為南安軍作學記寫海
外所作天慶觀乳泉賦四月舟行至豫章彭蠡之間
遇成國程夫人忌日迺寫圓通偈云行當施廬山有
道者又有與胡仁脩書云旦夕到儀真暫令邁一至

常五月行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於常州按
先生寄朱行中詩有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之句
先生注云前一日夢中作此詩寄行中覺而記之自
不曉接近日曾端伯百家詩選至朱行中事迹云東
坡夢中寄朱行中一篇南遷絕筆也嗟呼先生之文
如萬斛泉源而乃止於夢中寄行中之作此正絕筆
獲麟之義惜哉六月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丁
亥卒於常州實七月二十八日也子由作先生墓誌

云先生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
其君子相與弔於家訃聞於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
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先生
文章為百世之師而忠義尤為天下大開加之好賢
樂善常若不及是宜訃聞之日士民惜哲人之萎朝
野嗟一鑑之逝皆出於自然之誠不可以強而致也
以次年閏六月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



東坡先生年譜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鈞

校對官編修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舒振萬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一

宋 蘇軾 撰

詩四十七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

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
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
苦寒念爾衣裳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

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
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

慎勿苦愛高官職

嘗有夜雨對牀
之言故云爾

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往歲馬死於二
陵騎驢至澠池

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

流民間劉購得之

都城日荒廢往事不可還
惟餘故苑石漂散向人間
公來始購蓄不憚道里艱
盡從塵埃中來對冰雪
顏瘦骨拔凜凜蒼根漱潺潺
唐人惟竒章好石古莫攀
盡令屬牛氏刻鑿紛班班
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
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
君看劉李末不能保河關
况此百株石鴻毛於泰山
但當對石飲萬事付等閒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史分往屬縣減決囚禁十

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號郿蓋屋四縣既畢
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
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
日廼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
由

遠人罹水旱王命釋俘囚分縣傳明詔循山得勝遊蕭
條初出郭曠蕩實消憂薄暮來孤鎮登臨憶武侯崢嶸
依絕壁蒼茫瞰奔流半夜人呼急橫空火氣浮天遙殊

不辨風急已難收
曉入陳倉縣猶餘
賣酒樓煙煤已狼

籍吏卒尚呀咻

十三日宿武城鎮即俗所謂石鼻寨也云孔明所築是夜二鼓寶難火作相去

三十里而見於武城

雞嶺雲霞古龍宮殿宇幽

縣有雞爪峯龍宮寺

南山連

大散歸路走吾州
欲往安能遂將還
為少留回趨西號

道却渡小河洲
聞道磻溪石猶存
渭水頭蒼崖雖有迹

大釣本無鈎

十四日自寶雞行至號聞太公磻溪石在縣東南十八里猶有投竿跪餌兩膝所著

之東去過郿塢孤城象漢劉誰言
董公健竟復伍孚讐

白刃俄生肘黃金漫似丘

十五日至郿縣縣有董卓城其城象長安俗謂之小長安

平生聞太白一見駐行騶鼓角誰能試風雷果致不巖

崖已竒絕冰雪更凋鏤春旱憂無麥山靈喜有湫蛟龍

懶方睡餅罐小容偷

是日晚自郿起至青秋鎮宿道過太白山相傳云軍行鳴鼓角過山

下輒致雷雨山上有湫甚靈以今歲旱方議取之

二曲林泉勝三川氣象侔近

山麩麥早臨水竹篁脩

十六日至盩厔以近山地美氣候殊早縣有官竹園十數里不絕

先帝膺符命行宮畫冕旒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笙篳秘

殿開金鑲神人控玉蚪黑衣橫巨劔被髮凜雙眸

十七日寒

食自盩厔東南行二十餘里朝謁太平宮二聖御容此宮乃太宗皇帝時有神降於道士張守真以告受命之

符所為立也神封
翊聖將軍有殿

邂逅逢佳士相將弄綵舟投篙披綠

荇濯足亂清溝晚宿南谿上森如水國秋遠湖栽翠密

終夜響颼颼

是日與監官張景之汎舟南溪遂宿於漢堂

冒曉窮幽邃操戈

畏炳彪

十八日循終南而西縣尉以甲卒見送或云近官竹園往往有虎

尹生猶有宅

老氏舊停輶問道遺蹤在登仙往事悠馭風歸汗漫閱

世似蜉蝣羽客知人意瑤琴繫馬鞦不辭山寺遠來作

鹿鳴呦帝子傳聞李巖堂髻像緌輕風幃幔卷落日髻

鬟愁入谷

音浴

驚蒙密登坡費挽樓亂峰巉似掣一水淡

如油中使何年到金龍自古投千重橫翠石百丈見游
儻最愛泉鳴洞初嘗雪入喉滿餅雖可致洗耳歎無由

是日遊崇聖觀俗所謂樓觀也乃尹喜舊宅山脚有授
經臺尚在遂與張杲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別有太平
宮道士趙宗有抱琴見送至寺作鹿鳴之引乃去又西
至延生觀觀後上小山有唐玉真公主修道之遺迹下
山而西行十數里南入黑水谷谷中有潭名仙遊潭上
有寺三倚峻峰面清溪樹林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
以繩絕石數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礫投之翔揚徐下食
頃乃不見其清澈如此遂宿於中興寺寺中有五女洞
洞中有飛泉甚甘明日以泉忽憶尋蟻培方冬脫鹿裘
二瓶歸至郿又明日乃至府

山川良甚似水石亦堪儔惟有泉旁飲無人自獻酬

昔與

子由遊蝶培時方冬
洞中温温如二三月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

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昇
亂山橫翠幃落月淡孤燈
奔走煩郵吏安閒媿老僧
再遊應眷眷聊亦記吾曾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溪山愈好意無厭
上到巉巉第幾尖
深谷野禽毛羽怪
上方仙子鬢眉纖
不慙弄玉騎丹鳳
應逐常娥駕老蟾
澗草巖花自無主
晚來蝴蝶入疎簾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
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竒潭上有橋
畏其險不敢渡

清潭百丈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蜀客曾遊明月峽
秦人今在武陵溪獨攀書室窺巖竇還訪仙姝款石閨
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腳踏飛梯

石鼻城

平時戰國今無在陌上征夫自不閒北客初來試新險

蜀人從此送殘山，獨穿暗月朦朧裏。
愁渡奔河蒼茫間，漸入西南風景變。
道邊脩竹水潺潺。

礮溪石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嘗暖。
安知渭上叟，跪石留雙鬣。
一朝嬰世故，辛苦平多難。
亦欲就安眠，旅人譏客嬾。

郿塢

衣中甲厚行何懼，塢裏金多退足憑。
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

樓觀秦始皇始立老子廟於南晉惠始修此觀

門前古碣卧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長有遊人悲晉惠
強修遺廟學秦皇丹砂久窖井水赤白木誰燒厨竈香
聞道神仙亦相過只疑田叟是庚桑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第二首

岐陽九月天微雪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
冷官無事屋廬深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
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問西琛

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未成報國慙書劔
豈不懷歸畏友朋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
遙知讀易東牕下車馬敲門定不磨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鴈何時更著行遠別不知官爵好
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謾去鄉
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近從章子聞渠說苦道商人望汝來說客有靈慙直道

逋翁久沒厭凡才夷音僅可通名姓瘿俗無由辨頸顛

荅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

章子惇也

辭官不出意誰知散向清時怨位卑萬事悠悠付杯酒
流年冉冉入霜髭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
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差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詩相屬

戲用其韻荅之

經旬卧齋閣終日親劑和不知雪已深但覺寒無奈飄

蕭牕紙鳴堆壓簷板墮

關中皆以板為簷

風颭助凝冽幃幔困

掀簸惟思近醇釀未敢窺瓌瑳何時反炎赫却欲躬白
磨誰云座無羶尚有裴充貨西鄰歌吹發促席寒威挫
崩騰踏成徑繚繞飛入坐人歡瓦先融飲雋餅屢卧嗟
余獨愁寂空室自困垓欲為後日賞恐被遊塵沈寒更
報新霽皎月懸半破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人例
窮蹇秀句出寒餓何當暴雪霜庶以躡郊賀

歲晚相與餽問為餽歲酒食相邀呼為別歲至

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
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為此三詩寄子

由

餽歲

農功各已收歲事得相佐為歡恐無具假物不論貨山
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真盤巨鯉橫發籠雙兔卧富人
事華靡綵繡光翻座貧者愧不能微執出春磨官居故
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舉鄉風獨倡無人和

別歲

故人適千里臨別尚遲遲
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
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
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
東鄰酒初熟西舍彘亦肥
且為一日歡慰此窮年悲
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
去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
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
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
兒童強不睡相守夜謹譁
晨雞

且勿唱更鼓畏添樞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明年豈
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和子由踏青

春風陌上驚微塵遊人初樂歲華新人閒正好路旁飲
麥短未怕遊車輪城中居人厭城郭喧闐曉出空四鄰
歌鼓驚山草木動簞瓢散野鳥鳶馴何人聚衆稱道人
遮道賣符色怒瞋宜蠶使汝蠶如甕宜畜使汝羊如麇
路人未必信此語強為買服襪新春道人得錢徑沽酒

醉倒自謂吾符神

和子由蠶市

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
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閒
閒時尚以蠶為市共忘辛苦逐欣歡
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積如連山
破瓢為輪土為釜爭買不翅金與紈
憶昔與子皆童壯年年廢書走市觀
市人爭誇鬪巧智野人喑啞遭欺謾
詩來使我感舊事不悲去國悲流年

金匱要略卷一
和子由苦寒見寄

人生不滿百一別費三年三年吾有幾棄擲理無還長
恐別離中推我鬢與顏念昔喜著書別來不成篇細思
平時樂乃謂憂所緣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羨子久
不出讀書蟲生蠶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西羌解仇
隙猛士憂塞壩廟謀雖不戰虜意久欺天山西良家子
錦緣貂裘鮮千金買戰馬百寶粧刀環何時逐汝去與
虜試周旋

和子由論書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貌
妍容有顰蹙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
每自譏不謂子亦頗書成輒棄去繆被旁人裹體勢本
闊略結束入細麼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邇來又學
射力薄愁官筇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箭耳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
夥何當盡屏去萬事付懶惰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
世俗筆苦驕衆中強鬼馘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荅子由

西方真人誰所見
衣被七寶從雙趺
當時脩道頗辛苦
柏生兩肘烏巢肩
初如濛濛隱山玉
漸如濯濯出水蓮
道成一旦就空滅
奔會四海悲人天
翔禽哀響動林谷
獸鬼躑躅淚迸泉
龐眉深目彼誰子
逸牀彈指性自圓
隱如寒月墮清晝
空有孤光留故躔
春遊古寺拂塵壁
遺像久此靈香煙
畫師不復寫名姓
皆云道子口所傳
從橫固已茂孫鄧
有如巨鰐吞小鮮
來詩所誇孰與此

安得攜掛其旁觀

和子由寒食

寒食今年二月晦樹林深翠已生煙
遠城駿馬誰能借到處名園意盡便
但挂酒壺那計盞偶題詩句不須編
忽聞啼鵲驚羈旅江上何人治廢田

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周最善飲酒未七十
而致仕

近聞薛公子早退驚常流買園招野鶴
鑿井動潛虬自

言酒中趣一斗勝涼州翻然拂衣去親愛挽不留隱居
亦何樂素志庶可求所亡嗟無幾所得不啻酬青春為
君好白日為君悠山鳥奏琴筑野花弄閒幽雖辭功與
名其樂實素侯至今清夜夢尚驚冠壓頭誰能載美酒
往以太白浮之子雖不識因公可與遊

中隱堂詩

并叙

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
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也予之長

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邀予遊且乞詩甚勤因為作此
五篇

去蜀初逃難遊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非鑿
石清泉激開門野鶴飛退居吾久念長恐此心違

徑轉如修蟒坡垂似伏鼇樹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好
古嗟生晚偷閒厭久勞王孫早歸隱塵土污君袍

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姝不
恨故園隔空嗟芳歲徂春深桃杏亂笑汝益羈孤

翠石如鸚鵡何年別海壖貢隨南使遠載壓渭舟偏已
伴喬松老那知故國遷金人解辭漢汝獨不泚然

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古隧埋蚪蚪崩崖露伏龜安
排壯亭榭收拾費金貲岫嶮何須到韓公浪自悲

鳳翔八觀

并叙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禹
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荊州二子蓋
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迹故其勤如

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八觀者
又皆陟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故作詩以告
欲觀而不知者

石鼓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
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請嗟如箝在口
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徧旁推點畫
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鱖貫之柳

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鱣維
鯉何以貫之惟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古

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癡胝詰
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苜莠漂
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
揖冰斯同轂轂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史變蚪蚪厭
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為生者耆東征徐虜闕虢虎北
伏犬戎隨指啖象胥雜沓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
因鼓鼙思將帥豈為考擊煩矇矓何人作頌比崧高萬

古斯文齊岫嶮勲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
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
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
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
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六
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剖傳聞九鼎淪泗上欲
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
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閒富

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詛楚文

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

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

安此乃古雍也

崢嶸開元寺髣髴祈年觀舊築掃成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構多難剝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計其所稱

訴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印
社鬼亦遭謾遼哉千歲後發我一笑粲

王維吳道子畫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
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
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
暎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
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龜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

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
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
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
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
歛衽無間言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跼蹐鑿井自嘆息
造物將安以我為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

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
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
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
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俚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
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結無言師

東湖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爾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况
當岐山下風物尤可慙有山禿如赭有水濁如泔不謂

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奧恍如夢西南泉源從
高來隨流走涵涵東去觸重阜盡為湖所貪但見蒼石
螭開口吐清甘借汝腹中過胡為目眈眈新荷弄晚涼
輕棹極幽探飄飄忘遠近偃息遺佩蓼深有龜與魚淺
有螺與蚌曝晴復戲雨戢戢多於蠶浮沉無停餌倏忽
遽滿籃絲緝雖強致瑣細安足戢聞昔周道興翠鳳棲
孤嵐飛鳴飲此水照影弄毳毼此古飲鳳池也至今多梧桐合
抱如彭朋綵羽無復見上有鸞搏鶴嗟予生雖晚考古

意所矧圖書已漫漶猶復訪僑邨卷阿詩可繼此意久
已含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聊為湖上飲一縱醉後
談門前遠行客劫劫無留驂問胡不回首無乃趁朝參
予今正疎懶官長幸見函不辭日遊再行恐歲滿三暮
歸還倒載鐘鼓已韻韻音諳

真興寺閣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鷗鵲浩浩同一聲此
閣幾何高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當年

王中令斫木南山頽寫真留閣下鐵面眼有稜身長八
九尺與閣兩崢嶸古人雖暴恣作事今世驚登者尚呀
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勇且英

李氏園

李茂貞園也今
為王氏所有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園古屋舉
鞭叩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花
無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東注入
深林林深牕戶綠水光兼竹淨時有獨立鵠林中百尺

松歲久蒼鱗蹙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浦
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堆挺若舟千斛陰陰日光淡黯
黯秋氣蓄盡東為方池野鴈雜家鶩紅梨驚合抱映島
孤雲馥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捲
平陸北山卧可見蒼翠間硤秃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
築云昔李將軍負嶮乘衰叔抽錢弄間口但未權羹粥
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圃籍沒不容贖此
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將軍竟何事蟣蟲生刀韜何嘗

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

俗猶呼
皇后園

蓋茂貞謂
其妻也

我今官正閒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為

何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

秦穆公墓

橐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
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
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
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

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始
者學書判近亦知問囚但知今當為敢問向所由士方
其未得唯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譬如倦
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脫暫憩得一漱我欲走南
澗春禽始嚶啾鞅掌久不決爾來已徂秋橋山日月迫
府縣煩差抽王事誰敢愬民勞吏宜羞中間罹旱暵欲

學喚雨鳩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留堰
旋挿修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近日秋雨足公餘試
新筍劬勞幸已過朽鈍不任鏹秋風迫吹帽西阜可縱
遊聊為一日樂慰此百日愁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

人生百年寄鬢鬚富貴何啻葭中草惟將翰墨留染濡
絕勝醉倒蛾眉扶我今廢學如寒筍久不吹之澁欲無
歲云暮矣嗟幾餘欲往南溪侶禽魚秋風吹雨涼生膚

夜長耿耿添漏壺窮年弄筆衫袖烏古人有之我願如
終朝危坐學僧趺閉門不出閒履鳧下視官爵如泥淤
嗟我何為久踟躕歲月豈肯為汝居僕夫起餐秣吾駒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礮溪是日宿號

縣二十五日晚自號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

閣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

趙薦留名有懷其人

龕燈明滅欲三更欹枕無人夢自驚深谷留風終夜響

亂山銜月半牀明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有姓名
欲向磻溪問姜叟僕夫屢報斗杓傾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未明

夜入磻溪如入峽照山炬火落驚猿山頭孤月耿猶在
石上寒波曉更喧至人舊隱白雲合神物已化遺蹤蜿
安得夢隨霹靂駕馬上傾倒天瓢翻

是日自磻溪將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峰寺之下

院翠麓亭

不到峰前寺空來渭上村此亭聊可喜脩徑豈辭捫谷
映朱欄秀山含古木尊路窮驚石斷林缺見河奔馬困
嘶青草僧留薦晚飧我來秋日午旱久石牀温安得雲
如蓋能令雨瀉盆共看山下稻涼葉晚翻翻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

橫槎晚渡碧澗口騎馬夜入南山谷

音浴

谷中暗水響瀧

瀧嶺上疎星明煜煜寺藏巖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百
曲風生饑虎嘯空林月黑驚麕竄脩竹入門突兀見深

殿照佛青熒有殘燭媿無酒食待遊人旋斫杉松煮溪
軟板閣獨眠驚旅枕木魚曉動隨僧粥起觀萬瓦鬱參
差目亂千巖散紅綠門前商賈負椒苻山後咫尺連巴
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飛鵠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

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鬱屈如長蛇有
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搥公才

與曹丕豈止十倍加顧瞻三輔間勢若風捲沙一朝長
星墜竟使蜀婦髻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往事逐雲
散故山依渭斜客來空弔古清淚落悲茄

東坡全集卷一